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丁志 卷第十八

路當可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，雲其父為商水主簿，路之父君寶為令，故見其得法甚的。滕彥智雲、當可乃其舅氏，蓋得法於蜀，而君寶是其叔祖。子正之說不然。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，丐一常行小術，可以護身者。舅曰：談何容易，吾平生持身莊敬，不敢斯須興慢心，猶三遇厄，當為汝輩道之。其一事雲，頃經嚴州村落間，過舊友方氏家，留飲款洽，日且暮，里豪葉氏，介主人來，言笄女未嫁，而為魅所惑撓，凡以法至者，輒沮敗以去，敢敬請於公。吾雖被酒，固不妨行法，即如葉氏，喚女出，既出，端麗絕人，默驚羨以為向所未睹，女忽奮而前，若為人所驅擁，吾惘然變色，急趨避於佛堂中，女追逐至門，乃反，吾以鬼見困，從其家求閭靜處，將具奏於天，主人引吾至西邊小圃，一堂前後皆巨竹，與所居相□，雲，此最潔清，吾取箋笥朱丹符筆之屬，置幾上，未暇舉筆，俄蒙然無所知，閉目審聽，覺身在虛空，坐處搖兀不定，蓋已見魘於竹抄，食頃還故處，則凡桉牕戶，皆糞穢狼藉不可處，度未能與敵，急喚僕肩輿出外，行十許裡，適得道觀，遂托宿，精神稍寧，始趨庭中，望門下，焚香百拜謝過，退而焚奏章，留兩宿，微似有影響，遣一道流詣葉氏物色之，歸雲，火昨從圃中堂起，盡炳叢竹，延及山後高林，門前屋數十區，並土地小廟，皆煨燼，吾知訟已直，自還扣之，一家長少正相賀，雲女經年冥冥不知人，今日如醉醒，說去歲在房內，見一老翁，來為媒妁，出入數四，又數日，以金珠幣帛數合來，已而迎一少年入，與我為夫婦，明日，挾我歸，謁翁姑，其他稱伯叔者，又十餘人，翁甚老，呼謂眾曰：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矣，汝等後生，肆為不義，禍必及我，何不取諸他處乎，少年曰：此憑媒納幣而取之，昏禮明白，何所懼，後數聞術士至，必相與合力敵之，往往告捷，及路真官來，翁又呼謂眾曰：吾聞路真官法力通神，非常人比，必不免，眾亦頗懼，□有喚我言真官叫汝，我遂行，眾皆從於後，將至書院，忽呼笑曰：真官誇汝好，盍往就之，遂擁我以前，既退，翁問所以，歎曰：事已至此，果能殺之，則大善，今禍猶在也，適方會食，門內火遽起，煙炎瓦天，翁拊膺慟哭曰：禍至矣，以手推我出，曰：為汝滅吾家，我才得歸，火乃稍息，常所見室宇台觀，一切無子遺，所謂行媒者土地也，此事本末可畏如此，吾幾受其害，豈汝輩所當學哉，彥智舉此時，尚有兩事，未及言而卒。

饒廷直

饒廷直，字朝弼，建昌南城人，第進士，豪傑有氣節，紹興七年，以事過武昌，有所遇，自是不邇妻妾，翛然端居，如林下道人，自作詩紀其事，雲，丁巳中秋夜半，偶游黃鶴樓，忽遇異人，授以秘訣，所恨尚牽世故，未能從事於斯也，因作詩以識之，其詞曰：黃鶴樓前秋月寒，樓前江闊煙漫漫，夜深人散萬籟息，獨對清影灑欄杆，一聲長嘯肅天宇，知是餐霞御風侶，多生曾結香火緣，邂逅相逢竟相語，翛然洗盡朝市忙，直疑身在無何鄉，回看往事一磁甌，下視舉世俱亡羊，嗟予侷促猶軒冕，知是盧敖游未遠，他年有約願追隨，共看蓬萊水清淺，後三年，歲在庚申，朝廷復河南，以為鄧州通判，金人叛盟，鄧城陷，縊而死，載其柩還鄉，昇者覺甚輕，然無敢發驗者，或疑其屍解仙去雲，東坡公作黃鶴樓詩，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，王定國亦載之於書，疑此亦其流也。

史翁女

南城人饒邠，大觀間，預貢西上，遂留近京，館於土人胡賈大家，胡亦貢士也，他日，同入京，暮投道店，見老嫗，以黃羅帕發，執青蓋過門外，類莊家人，別有少女，絕姝美，相逐而去，且行且眄，光豔動人，胡生惑之，率邠躡其後，甫食頃，恍迷所如，益前進，可六七里，至一豪民居，登其門，老翁垂白負杖出，自言為史氏，見客極喜，迎肅殊有禮，廳事上掛觀世音像，香花奉事甚嚴，畫繪光彩，非人間筆，既夕留宿，休僕馬於外，二子請入拜其媼，許之，則逆旅所見者，詢其故，笑曰：早攜孫女訪姻戚，薄暮歸，不知二君在彼，失於趨避，深負愧怍，頃又呼孫女出，真國色也，言談晤默，姿態橫生，二子恍然心醉，須臾引入中堂，供張華楚，治具豐潔，賓主酬酢歡甚，半酣，胡試佻其女，女欣然就之，邠起便旋，翁使乳婢秉燭從，姿色亦可悅，邠出盥手，沃以水為戲，皆大笑，酒罷，女侍胡寢，婢侍邠寢，皆熟寐，及覺，寒風襲人，披衣起視，東方已白，回顧無復華屋洞戶，乃在楓林古木間，二子相視歎怖，群僕亦莫知所以然，悵恍歸邠竟不測為何物妖魅也。

紫姑藍粥詩

臨川謝氏，家城西，築圃蘆花，子姪聚學其中，暇日迎紫姑神，作歌詩雜文，友生江楠過焉，意後生偽為之，而托以惑眾，弗信也，一日再至，見執箕者皆童奴，而詞語高妙，頗生信心，於是默禱求詩，箕徐動曰：德林素不見信，曷乎索詩，漫賦絕句雲，末豆應急用，屑榆豈充欲，嗜好尚趙張，蒼皇救文叔，眾不曉所謂，復禱求神願明，以告我，又徐書云，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，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，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，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，檢視之，皆粥事也，蓋是官妓藍氏者，家世賣粥，人以藍粥呼之，楠前夕方宿其館，神因以此戲之雲，德林，楠字也。

劉狗嫗

南城人劉生，別業在城南三十里，地名鯉湖，時往其所，檢視錢穀，至則必留旬日，徘徊不忍舍，嘗赴鄰家飲，中夜未歸，守舍僕倦甚，就臥主榻，少頃，見婦人衣二紅衫，自外徑入，登床熟視，番非劉生，罵曰：爾何人，輒睡於此，僕應聲推之，脫手亟去，翻身逾垣，時月色正明，隨逐之，化為花狗走出，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，蓋為所惑也，明日告鄰人，則其家所畜者，殺之，剖腹中已有異，方知其怪變如此，後鄉人目之為劉狗嫗，右四事南城人饒居中說

張珍奴

張珍奴者，不知其所自來，或云吳興官妓，而未審也，雖落風塵中，而性頗淡素，每夕盥濯更衣，燒香扣天，祈脫去甚切，某士人過其家，珍出迎，見其風神秀異，敬待之，置酒盡歡而去，明日又至，凡往來幾月，然終不及亂，珍訝而問曰：荷君見顧，不為不久，獨不肯少留一昔，以盡相□歡，豈非以下妾猥陋，不足以娛侍君子耶，士曰：不然，人情相得不在是，所貴心相知爾，他日酒半，客詢珍曰：汝居常更何所為，對曰：失身於此，又將何為，但每夕告天，祈竟此債爾，客曰：然則何不學道，曰：迫於口體之奉，何暇為此，且何從得師乎，客曰：吾為汝師何如，曰：果爾則幸也，起更衣炷香，拜之為師，既去，數日不至，珍女獨處，漫自書云，逢師許多時，不說些兒個，及至如今悶損我，援毫之際，客忽來，見所書，笑曰：何為者，珍不答而匿之，客曰：示我何害，示之，即續其後雲，別無巧妙，與你方兒一個，子後午前定息坐，夾脊雙門崑崙過，恁時得氣力思量我，珍大喜，再三致謝，自是豁然若有悟，亦密有所傳授，第不以告人，然未知其為何人也，累月告去，珍開宴餞之，臨歧出文字一封，曰：我去後，開閱之，及啟緘，乃小詞一首，皆言修煉之事，雲，坎離乾兌分子午，但認取自家宗祖，此下失一句煉甲庚更降龍虎，地雷震動山頭雨，要澆灌黃芽出土，有人若問是誰傳，但說道先生姓呂，始悟其洞賓也，遂齋戒謝賓客，繪其象嚴奉事，修其說行之，逾年屍解而去。

袁從政

袁從政，宜春人，紹興庚辰登第，調郴縣尉，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，來歸以妻袁，夫婦相歡，嘗有彼此勿相忘，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，既之官，未滿秩，陳亡，不能挈柩歸，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，再調桂陽軍平陽丞，遂負前誓，更娶奉新涂氏女，相與赴平陽，道由是寺，同年有官於彼者，為具召之，才就坐，見故妻從外來，載手罵雲，平生之誓云何，今反負約邪，不捨汝矣，袁但向空咄咄，如與人言，又呼從史令回城隍牒，史駭愕漫應雲，已回牒了，袁終席不復顧主人，不告而起，歸與涂氏說其詳，中夜發狂出走，涂追照以燭，袁吹滅之，竟赴井死。

賣詩秀才

張季直、中原人。待湖北漕幕缺，寓居豫章龍興寺。嘗晝寢恍惚間，聞人拊掌笑曰：「休休得也岡，雲深處高臥斜陽。」驚起視之，無見也。再就枕，復聞之。張不敢寐，走出訪寺僧。僧曰：「昔年有秀才，以賣詩為生。病終此室，豈其鬼乎？」張悚然立丐休官。不半年亦死。及葬西山，其地名得也岡雲。右三事李叔達說。

齊安百詠

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，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，名聞四海。紹興戊午，郡守韓之美、通判時衍之，各賦齊安百詠。欲刊之郡齋，韓夢兩君子，自言為杜牧之及元之。雲二君所賦，多是蘇子瞻故實。如吾昔臨郡時，可紀固不少，何為不得預？幸取吾二集觀之，採集中所傳，廣為篇詠，則盡善矣。韓夢覺，且愧且恐，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，益為二百詠，會將受代，不暇作，遂並前百詠，皆不敢刊。

東坡雪堂

黃人何琥，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。兵革後，寓居鄂渚，每歲寒食必一歸。紹興戊午，黃守韓之美重建雪堂，理坡公舊路。時當中春，琥適來游。夢坡公告之曰：「雪堂基址，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。」小橋細柳，皆非元所。汝宜正之。夢中歷歷憶所指，不少忘。明日往白韓，韓如其言，悉改定。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，八十七歲矣，自黃陂來觀，歎曰：「此處真蘇學士故基也。」右二事韓守說。

李茭遇仙

濟南李茭，字定國。寓臨安軍營，以聚學自給，暇則縱游湖山。嘗欲詣淨慈寺，過長橋，於竹徑迷路，見青衣道人，林下斂筍。茭揖之，道人問所往，曰：「將往淨慈，瞻禮五百羅漢。」道人曰：「未須去，且來同食燒筍。」食之甚美。俄風雨晦冥，失道人所在。茭惶懼，伏林間，少頃雨止，尋徑而出，至寺門下，覺身輕神逸，行步如飛。洎歸舍，不復飲食。其從兄大猷莫為諸王宮教授，將之任，遣僕致書，見其顏如桃紅，且能辟穀。以語大猷，及大猷至，則已去。雲游茅山矣。後又聞入蜀，隱青城山。大猷為梓路提刑，使人至眉訪所在，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經舉乘雲而去，今唯繪象存。

唐蕭氏女